智品卷之九

於斯會校

雅品二

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世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世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喩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獵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廢萬機事畋獵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

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之作也何雕麗之若此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之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對曰臣實不知但見瓊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帝王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弘益

唐太宗既殺建成元吉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皆不自安魏徵潛白帝曰不示至公人便思亂帝曰爾行安諭河北可也徵行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等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舊人並蒙赦原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往人必不信可先貸之而後以聞使還帝悅由是徵日益親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憩圍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别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

卽令按驗閬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
臣宮人皇后賤隷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
外官吏訪闕廷法式朝覲陛下問人疾苦靖等自
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不可不謁至于宮人供養之
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恐不益德者駭天下耳目
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
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
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
因啓曰某幸爲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

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慚而去
狄仁傑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欲知譖卿者名
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
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太后歎美之
瑯琊王沖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欲悉誅
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珦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珦
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
獄不必卿也遣右丞周興等按之遂大殺唐宗室
時以貞等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豫
州刺史狄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爲逆

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

陸象先淸愼寡欲言論高遠爲時人所重崔湜私侍太平公主欲引爲相湜請與象先同升帝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以湜同三品象先同平章事及公主與湜等謀逆象先獨以爲不可力言於公主帝既誅湜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栢信哉時竄治公主枝黨象先密爲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爲中國患郝靈筌得其首自謂

不世之功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僥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筌痛哭而死

初毛仲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帝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帝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乃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

顏眞卿以直道不容於權貴及盧杞爲相乃改眞卿爲太子太師并使罷之而數遣人問以方鎮所便欲出之矣眞卿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

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恐不見容乎杞夔
然下拜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
因隷樂工是日爲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
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
不少何必須得此又使阿布思眞逆人其妻亦同
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果寃邪豈忍使其妻與羣
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妾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爲
之罷戲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帝問榷酤之利諝不對復

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帝謝之拜左司郎中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聞者皆服

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人莫敢忤時元載爲相雖强辯亦拱默聽之惟禮部郎中相里造往返不屈朝恩

謀將易執政會百官于都堂言宰相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宜須退避賢路坐皆失色獨造從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焉且軍拏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自足而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繼也百司無稍食皆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耶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

王國良懼京杲據縣叛詔諸道合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庚申七月曹王皐爲湖南觀察使乃曰驅疲甿

許反乃非策之得者也乃遺國良書言將軍非敢
爲逆欲救死耳我與將軍俱爲辛京杲所構我已
蒙聖朝湔洗何以復加兵刃於將軍乎將軍遇我
不速降後悔無及國良且喜且懼遣使乞降猶疑
不決皐乃假爲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
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擧軍大驚國良
趨出迎拜請罪皐執其手約爲兄弟盡焚攻守之
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國良罪賜名惟新
德宗以山陵近禁屠宰郭子儀之隷人犯禁金吾將
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

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望重上以爲羣臣附之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不亦可乎

初李抱眞馬燧數以事相恨及王武俊逼趙抱眞分兵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眞壘相與釋憾結歡

滔遣人以蠟書遺其兄涇原節度使泚欲與同反燧獲之送長安帝驛名泚至留之賜賚甚厚晟救趙州武俊兵解圍去

奉天圍既解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

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瑊

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

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内僅通王命惟在褒斜

儻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

幸兩端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

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闕

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人皆省思

孰免疑畏又况阻命脇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

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撫之

帝發梁州問陸贄曰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

伐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脅執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奸邪也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粧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矣今本道所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

急今所須脂盝粧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又詔索盤絛繚綾千匹德裕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鵁鶄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卽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筩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鵁鶄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

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帝爲優詔停止焉
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德
棣二州更爲一鎭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
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隷成德
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
望得以爲辭况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割
或潛相搆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是
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
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
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旣而承宗

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乃遣京兆少尹裴
武詣眞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
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裴武復命乃以
承宗爲成德節度使恒冀深趙州觀察使以德州
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
朝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
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
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眞定囚之
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
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

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姦回葢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旣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寘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垍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

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平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追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乃遣中使諭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制削奪承宗官爵使吐突承璀統兵討之及吳元濟平承宗乃歸德棣二州待罪詔復其官爵

李光顏屢破賊韓弘素蹇縱陰挾賊自重惡光顏有功欲撓沮之乃飾名姝教歌六博襦襪珠琲費百鉅萬遣使遺光顏光顏約以旦日請入旦日光顏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姝至秀曼都雅殊可愛樂

光顏徐曰我去家久以爲公憂誠難報德然衆士皆棄妻子蹈白刃我又何忍獨享此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感泣遂厚遺使者而遣之弘大慚

仇士良王弘志憤文宗與李訓共謀誅巳屢欲廢帝是日崔愼由爲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名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謂愼由曰上不豫巳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愼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愼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敢與覆

族事耶士良等默然久乃啓後戸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歴階而上數帝過失帝俛首旣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愼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愼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

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覃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

唐昭宗時悉以軍國事委崔胤與中書舍人韓偓定計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胤又欲盡除諸宦官偓屢

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亂不從昭宗獨名偓問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而撫諭其餘則人人自安矣臣謂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不可用也此機生則彼機應所謂理絲而棼之也昭宗深以爲然已而偓爲全忠所惡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天祐二年復名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

荆南將許存降於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使戍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厚有良將材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而宗綰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已也宗播無從孔目官柳修業每勸宗播慎靜以免禍由是得以功名終

宣宗嘗欲以韋澳判戶部澳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爲辭帝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

劉從諫得父封頗勾聚亡命窺脇朝廷而張谷佐其
事谷妓李新聲諫曰妾於公自歌酒外非所知然
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况妾乎蘭曰天子授從諫
節度使非其有披城野戰之功葢以其先父挈齊
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且
以不法而得亦必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數也而
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
帳者幸矣孰謂公反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早拆
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空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
一飯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潸泣悲落谷不能

用竟坐從逆死

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以拒行密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又自將詣廬州克之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爲效之　胡氏曰父母冢見伐人子至痛之情也攻儔斬之怨可釋矣儻稱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自爲寇也行密於是知孝道之輕重矣宜其能駕馭羣材而霸有一方也

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

官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
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
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爲謀主呼
曰先輩
梁王全忠稱皇帝奉唐帝爲濟陰王判官羅隱說鏐
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
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爲不遇
于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晉王以將佐及籓鎭勸進不得已乃令有司市玉造
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得傳國寶至是以

爲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乃詣行臺獻
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
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
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
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
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
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
西取蜀汎掃宇内合爲一家當是時雖使高祖太
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
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

之基耳王曰此非予所願奈羣下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也

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至是唐主欲名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若置之京師則輕

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乃就除光祿卿致仕

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訩訩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于軍營有司不能禁時范延光爲樞密使或勸延光以嚴法治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

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唐主昇愛之屢欲以爲嗣宋齊丘亟稱其才昇以璟年長而止嘗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數日幼子景遏母种氏有寵乘間言景遏可爲嗣昇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

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耶命嫁之

郭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鎭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袪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能無反側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韜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

董昌僭號以錢鏐爲兩浙都指揮使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耶及今悛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至迎恩門見昌再

拜言曰大王位兼將相奈何舍安就危鏐將兵此
來以俟大王改過耳縱大王不自惜鄉里士民何
罪隨大王族滅乎昌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謀
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且請待罪天子鏐引
兵還以狀聞

周主命匡胤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
與前鋒戰匡胤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
欲斷橋自守匡胤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
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陳匡胤笑而許之暉整
衆而出匡胤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

甫揮他人非吾敵也手劒擊暉中腦生擒之再擒
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匡胤父弘殷爲軍副都指
揮使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匡胤曰父
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乃得入周
主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匡胤遣親吏取
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
既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匡胤由是重儀
周主詔以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
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
薦普爲滁軍事判官匡胤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

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决所活什七八匡胤益奇之

南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南唐主弟來朝常賜外密賫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籓鎮入朝宋主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

一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
園臣之願也安遠等節度使武行德郭從義白重
贊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閥閱及歷復艱苦宋主曰
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初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俟平江南
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卽當復還不久留
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二月己未俶
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進銀絹乳香吳綾紬綿錢
茶犀象皆億萬計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
賚甚厚賜俶劒履上殿書名不名俶獻金六萬兩

絹六萬匹爲謝帝令俶與晉王光義等叙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宴餞於講武殿賜窄衣玉束帶玉鞍勒馬玳瑁鞭金銀綿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八百事謂俶曰南北風土異方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帝曰川陸迂遠當候詔旨即來覲也俶將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之物率皆鮮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院自俶之至逮於歸國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萬餘兩錦綺綾羅紬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羣臣多請留俶帝曰吾方平

江南餘孽未靖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省江南旣下俶將安往俶行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空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旣歸每視事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神京在焉天威咫尺敢寧居乎每修貢必焚香而遣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彊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名訟者詣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耳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

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
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耶責其人而遣之
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幷所貸朕姑貰汝勿復
爲也不足於用何不告朕耶漢超感泣由是益修
政理吏民愛之

曹彬圍江南每緩師冀李煜來歸十一月彬使人諭
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
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
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
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共焚

香爲誓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凱旋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宋以竇儀爲翰林學士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卽日復入翰林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因卻立不肯進宋主

遽索冠帶而後名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之
以禮示天下宋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
冠帶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富民有女奴逃亡奴父母訟之
州州命録事推鞫録事嘗貸富民錢不獲乃劾富
民父子殺女奴棄屍水中不得富民不勝榜楚遂
自誣服其上州審覆無異若水獨疑不敢决録事
詣若水詬曰若受富民金欲出其死耶若水謝曰
今者數人當死豈得不留心留旬日知州屢趣亦
竟未决于時上下皆怪若水終不恤也一日詣州

屏人言曰若水已訪求女奴得之矣知州曰安在若水密送女奴與州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女識之乎曰識即從簾中推出父母見女泣曰是也富民大號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此錢推官之賜也即欲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寃耳以爲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

許元王禧尹開封呂端爲判官王亮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及內侍往就鞫端方決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

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即下
堂

向敏中為樞密直學士嘗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
侃監無為軍榷務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為末
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
覩其名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
一尋納筩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
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意登用

王旦為相契丹來請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
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十萬銀絹

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明德求糧萬斛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

王旦爲相時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幷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矣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旦乃詣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

馳取之已焚之矣

李沆在政府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爲細事不必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沆又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此少以報國耳朝廷纖悉備具或狥所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

謂庸人擾之是也沆嘗讀論語曰沆爲相如節用
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言終身誦之可也沆
性眞諒不求聲譽識大體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
倚治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太隘沆笑曰居第
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
則已寬矣

王旦從眞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
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
旦曰十日之内未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
皇太子旦馳至京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及大

駕還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騶訶聲回
視乃旦也皆大驚
初寇準短王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言於旦旦曰臣
缺失多準無隱益見其忠直帝益賢旦中書有事
送樞密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不踰月樞密有
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
密準大慚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
相豈可求耶準恨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準入謝帝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愧歎以
爲不可及

丁謂惡寇準必欲置之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馬前至道州準方與客宴衆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勑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即從錄事叅軍借綠衫著之短纔至膝拜敕於廷升階復宴至暮乃罷

李昉和厚多恕每有求用者雖知其才可用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子弟問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

契丹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莫敢行呂夷簡薦

富弼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契丹使蕭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弼具以聞進弼樞密直學士辭不拜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賂以官爵遂爲使報聘既至夷臣劉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

曉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朝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獲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

一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
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
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
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
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
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
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
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
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
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

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猶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弼歸復命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弼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弼因請錄副以行弼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啓副封果如所料弼疾馳還京見上曰執政固為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名呂夷等問之夷簡曰此悞爾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

遂易書旣至契丹主曰須於誓中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乎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二字臣以死

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用納字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相臣持之不堅許與過厚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兩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是歲復以弼為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其敢取賞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脩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

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命

王曾以忤上意出知應天府王旦語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蹴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王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

天聖七年章獻劉太后尚同聽政將以歲旦冬至帝率羣臣上太后壽於會寧殿范仲淹諫以爲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不應與百官同列北面晏殊本薦仲淹者謂仲淹狂率恐將累巳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疾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名二府呂許公公聞命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既見上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名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體

宋仁宗時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
所愛信者皆莫如趙清獻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
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
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
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至蜀默爲經略
而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
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
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愼畏戢以帥衆
比戍還得餘貲攜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
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

初張士遜罷相由范仲淹之彈士遜復相仁宗語之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今可施行矣士遜曰臣未見章疏望乞付外上曰此有爲朕言者士遜曰此罪大無文案安可行願陛下密訪之士遜數日又請請至十數上曰竟未見然爲朕言者多士遜曰人臣欲廢君無輕典旣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乃解士遜卽曰仲淹在外初似可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

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上聞夷簡謂宋庠等曰

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
淹也仲淹奏臣始聞虜悔過故以書誘諭之會任
福敗虜勢益振乃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
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故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
初不知者宋庠曰仲淹可斬也杜衍時爲樞密副
使爭甚力上問夷簡夷簡徐對曰杜衍之言是也
於是罷庠知揚州而仲淹不問
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
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
欲誅仲約范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

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慍曰方欲舉法而多方阻撓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不以爲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徬徨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龐莊敏公自鄆徙幷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爲相自以爲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

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
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于富弼萬口同
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
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者
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愼矣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
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與之
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
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
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
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

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司馬公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

先是司馬光上疏曰向臣進豫建太子之說今寂無所聞此必小人言爲不祥事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時呂誨亦上疏言韓琦等以二疏進讀力贊之至是以從兄濮安懿王子

宗實爲皇子賜名曙名翰林學士王珪作詔珪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明日珪請對進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决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之歎曰王珪眞學士也曙將入宮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行李蕭然惟書數厨天下陰知有聖德云

狄青在樞府日有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遣之青起行伍十餘年而貴顯面涅猶存曰留以勸軍中

歐陽脩被名撰唐書又自撰五代史唐書最後置局脩專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之筆朝廷以書出兩手體裁不一詔脩刊詳列傳脩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能悉如已意及書成奏御舊制脩書只列書局中官高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譔公官高宜書名脩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爲日久豈可揜也於是紀志書脩姓名列傳書宋姓名祁聞而善之

狄青受命攻儂智高行日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然智高小寇至

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若往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恐青不能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於是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祧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程伯淳自謂只得他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荅以葢恐回頭後錯也

程顥被旨赴中臺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

程顥差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河清卒於法不他役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朝廷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役不能堪遂逃歸衆畏昉欲弗納顥曰此逃死自歸耳弗納必爲亂即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仍復役曹村埽決顥時方救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急告顥顥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

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師遂以本鎮印授顥顥命善泅者啣細繩先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舊岸一卒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將合時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顥顧謂衆曰得此亘木橫流入口則事濟矣語纔巳木遂橫衆皆以爲至誠所致云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

秦中饑范純仁擅發常平粟以賑之僚屬咸請待奏報而後發純仁曰報至無及矣果有詔遣使案視民讙曰公實活我我安忍累公晝夜輸納常平迨使者至已無所負矣

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强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節詳定役法中書舍人蘇軾言於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利聚於上而下

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

此二害輕重葢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

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兵農爲一至秦

始分及唐變府兵爲長征卒農出穀帛以養兵兵

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

驟罷而行差役葢未易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政

事堂以爲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實費

之外多取民錢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陜西

義勇公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

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

呂公著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辨博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其敬服如此

陳瓘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瓘曰不久卽眞矣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吾有一書將投之以決去就但郊祀不遠恐澤不及汝耳正彙頓首請書明旦

瓘遂持書入省布見書大怒謀辨移時瓘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論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出知秦州崇寧中除名竄廉州會正彚在杭告蔡京欲動搖東宮事下開封府併逮瓘府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彚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歎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彚猶以所告

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

陳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宜深明誣安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旣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舍且命凶人石悈知州事執至廷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如 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

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
名分乎慨慚乃揖使退
陳瓘智明慮遠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
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
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
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
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攜劒入內欲斬王珪等數
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
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以此故也
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以自助時置

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修寫而未經繳日承政典局牒文得旨俾州郡催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達一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為宰相有所施為不于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其迹猶恐不免況以書耶繳而悉如公言張既罷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

行用于是衆人服公之遠慮而怪何鄧輩敢欺罔上下也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于其旁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羿于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嘗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伊川先生嘗在經筵說南容三復白圭處内臣貼却

容字因問之内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見内臣貼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覩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始月蒸餅爲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纔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于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于正是甚義理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

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旣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不停積歲入必數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

伊川曰昔余過成都范公堯夫時攝帥有言公于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于朝公旣不折言

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郃伯溫初入仕侍講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
案而後决或出于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
傷人每决未經杖責者宜愼之恐其或有立也
或問張無垢倉卒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
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胷中器局不凡
素有定力不然恐胷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
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
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
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

治事加以猾吏奸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
人于已甚害

許翀元云嘗與某不足者於差除毋用心或曰何也
曰防其不肖之心生

蔡京延張觷爲館師觷師道甚尊諸生不能堪一日
呼諸生來前曰汝曹學走乎諸生曰某尋常聞先
生教言但令緩行未聞學走也觷曰天下被汝翁
作壞了旦夕賊發火起先到汝家若學得走可以
逃死諸子驚歸告其父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
知也即入與觷坐觷曰今日救已是遲了惟有收

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以楊時對時
自是始有名命黨後守南劒設方略以拒范汝爲
全活一城甚得百姓心後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
不能計其所費問之黨云可造一小舟以寸分尺
便可計筭
蘇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决於宣
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
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俯伏而聽及貶元祐故臣
御史周秩并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
此老

金人立張邦昌爲帝邦昌心不安拜百官皆加權字
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
必去年號惟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
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王時雍每事稱臣啓陛下
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
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
誰赦耶乃止赦城中金人以二帝后妃太子北去
議留兵以衞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
風土必不相安金人乃不留兵而行於是好問謂
邦昌曰相公欲眞立耶抑姑塞虜意而徐爲之圖

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
向乎特畏女直兵威耳女直既去能保如今日乎
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内此殆天意盍亟還政
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無
令衛士挾陛處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下文書
不得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
正大位庶獲保全
趙鼎以得罪秦檜死子汾護喪歸葬衢州守臣章傑
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攜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
蒙之以捜私釀爲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爲奇貨而

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窖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搜索悉無所得拆之一家賴以紓禍蒙之力也

陸九淵除知荆門軍郡有追逮九淵惟令訴者自執狀以地近遠立限如期處決至人倫之訟旣明多使領元詞自毁之以厚其俗嘗夜與僚屬偕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葢無恙也

荊門素無城壁九淵以爲此戰爭之場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接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乃修築子城二旬而就荊門兩縣置壘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惟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貲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多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入立增

邵伯溫字子文初授大明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

蔡確之罷相也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欲詣闕恕名之伯溫謂康曰公休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可如何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必爲異日之悔也康不聽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之計蓋恕以康爲司馬光之子若言確有定策功世必信之

元城先生語錄云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遞進府官不敢受乃令其

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激宣帝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

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王子野還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急用之時獨不進羨餘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民自若彭季長繼之時大司農以利誘諸路使獻羨餘公曰裒民取賞吾不忍爲竟不獻其與子野一致者乎

石湖立朝多奇節其爲西掖時上用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張說爲僉書滿朝譁然起爭上皆弗聽范旣當制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微聲

曰是不可以空言較問者不愜又譁然謂范黨近習取顯位范亦不顧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猶未下忽請對上意其弗繳知其非以說事接納甚溫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榻前上色遽厲范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略同也閤門官日日引班乃令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謂有一州一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為通判職曹官顧謂何耶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又謂何耶上霽威沉吟曰朕將

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范句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既而范竟不安於位以集撰帥靜江明年春說遂中命實乾道八年也悟主以一言之頃理明辭正雖不能終格猶足爲公議立赤幟云

陳文惠公知開封府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强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藉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李元礪數敗官軍於江西勢益熾江西帥李珏漕使王補之議平之而各持其說運司幹辦李燔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有司貪刻者激之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曹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檄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冬十月丙寅湖南賊羅世傳縛元礪以降峒寇悉平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不可納宜還其部蔡文忠公獨以爲蠻

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空納之荆湖賜以閑
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
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后數年蠻果爲亂
余玠爲四川宣諭使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
如帥所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
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
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時播州
冉璡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名皆不至
至是身自詣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刺入即出與
之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爲設宴親主之

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璡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但見兄弟終日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起則鏝去如是又旬日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日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砦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

碁布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戍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戍於青居興戍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戍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

宋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文天祥陛辭上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

宜分天下爲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並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圻黃鄱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如此則敵不難却也

蒙古耶律楚材正色立朝每陳利病辭色懇切蒙古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則屠之旣陷金汴京楚材請蒙古主曰得地無民將焉用之有詔原免遂爲定制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
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孛术魯翀時爲國子
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
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
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元成宗時贛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
遣將討之多觀望不進賊勢益盛江南行省左丞
董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百里命將校分
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誅奸民之爲囊橐
者于是民爭出自効不數十日六十就擒餘黨悉

撤事平士遝遣使奏聞但請黜贓吏數人而已略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太祖遣蔡元剛陳顯道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恐不能與抗况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變遂遣使奉書幣以台慶元三郡内附以子關爲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已復變爲交質則未能相信故也今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當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厚賜關而遣之然

國珍猶中懷攜貳　太祖又遣夏煜等諭之曰禍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諸詐者亡負固者滅隗囂公孫述之事可以鑒矣爾首致甘言中懷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解也宜深思之國珍始惶懼遣人謝過以金玉寶馬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謝不受

徐中山武寧王達與　上比肩起軍中而王東平強吳北定勝國燕趙中原齊魯關陝古阨塞形勝之地皆兵不留行而定開拓混一之功十居八九而

王事　上最忠謹專征吳時遣人詣京師請事
上手書勞王曰將軍天性忠義且沈毅善謀端重
有武今所請事幸可便宜行顧軍中稟命此賢臣
事君之事吾甚嘉將軍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
也繼自今諸軍中緩急將軍其便宜行吾不中制
上嘗召王飲迫夜强之醉醉甚命內侍送舊內
宿焉舊內　上為吳王時所居也中夜王酒醒問
宿何地內侍曰舊內也卽起趨丹陛下北面再拜
三叩頭乃出　上大悅方虜元帝定西時闕其闈
一角使逸去常開平恚之曰皆人恨不得一當單

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
爲質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
之妻獨居寡處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于老
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復得足
下能畱意于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
故舊則足下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
豫不决　太祖乃歸其母於陳州君弼感泣降命
爲指揮僉事
太祖名宋文憲問廷臣臧否苐其善者復問否者濂
曰其善者臣與之交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不

知也卒無所毀
胡濙初爲給事中　太宗察公忠實命巡訪異人公
歷久還報賜坐語四鼓時睿意有所屬公力保護
其間　仁宗爲監國値有飛語太宗命往察之公
密疏七事表其誠敬孝謹　仁宗頗致疑不大用
公及閱舊章得密疏乃明公爲禮部尚書給事中
林聰忤權貴坐死公移疾　景皇帝遣問之公曰
聞聰事心悸成疾聰遂得末減
夏元吉湘陰人　永樂間勤得寵眷爲時元臣器量
宏厚人莫能及或問量可學乎答曰吾幼時遇犯

者則怒始恐於色中恐於心久則自熟殊無相校意是知量可學也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

胡儼自處淡素謹於報施遇可否利害必擬議以求至當不以賢智先人羣論中有不合卽引退不與辨以故所至能全交

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饋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

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解卽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無所問
宣宗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從四騎臨楊士奇
宅士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俯伏
言陛下奈何輕出萬一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
曰思見卿一言耳遂屏左右語旣竟士奇叩頭曰
車駕今夕俯臨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愼出事變不
測當慮也明日遣太監范弘齎問士奇曷不謝對
曰至尊夜出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
數日遣弘問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能遍

洽幽隱萬一有寃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

後旬餘錦衣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駕之

玉泉挾弓矢伏道旁林莽中作亂捕盜校尉變服

如盜入盜羣聞其謀遂捕獲之上歎曰士奇言不

虛遣弘賜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上曰自今如

汝言不復微行

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亦

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

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

效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

卽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
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
彼豈自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
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
士奇服其言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
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謂振振
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以意忱詣敬宗達之敬宗
不從曰吾爲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忱乃謂振曰
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

謁謝矣振然之乃遺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

宗爲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於是士夫之賢

者稱其風節云

吏部尚書郭璡精吏事簡切不泛臨事從容喜怒不

形于色正統初因旱蝗　旨咎諸大臣衆欲乞歸

公獨以主少不可云受先朝付托若皆罷去不已

慰乎識者韙之

薛文清公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

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

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馬端肅公文升以身任國不避艱險屢蹶屢起不爲變倪文毅公岳於諸卿中獨推遜文升然論國事不槩爲苟同在禮部時文升言五嶽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乞改封岳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年始不可輒改昔軒轅都上谷在恒山西虞舜都蒲坂在華山北未嘗援都改嶽上從其議時天下財力大耗文升臥疾嘗上言今計無從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宜稍增以佐國費岳爭曰馬公國元老言固當然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困之恐因而生變即誰執其咎乃不果增雲

南思疊梗化守臣議用兵文升疏言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乞寢兵岳手疏歎曰馬公誤矣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露章云然得無示天下弱乎不如請遣藩臣有威望者郎訊彼可靖也其慷慨持正如此

張簡肅公敷華叅議浙江處州礦盜作且議兵公曰是輕病而重治之也請徑往撫以肩輿入賊中撫之賊駭視曰果我公也皆駢首聽命執十二人寘之法餘悉解散有中貴銜命括古器敷華得劒一口授之曰盡矣或曰少公曰少民乃安多括民不

安少而民安他何容恤乎後巡撫陝西時終南有妖僧蠱衆爲亂事聞朝議洶洶馬端肅在本兵獨曰張公實必辨此不數日果授計山中父老縛之矣閹禍作以左都御史致仕復欲借事逮之修撰康海調瑾曰公厚鄉吾厚省吾省愛張撫如父母忍薄之耶事乃解初公讀中秘時李文達彭文憲欲留官翰林公與華容力辭不就後皆爲名臣

憲宗時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

程時項忠復兵部尚書劉大夏為職方司郎中項
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劉大夏先入檢得之
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尚書笞責都吏令復
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劉郎中亦秘不
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呼都吏曰
庫中奏案安得失去劉郎中在傍微笑曰三保太
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
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
切諫者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
有無哉項尚書聳然降位對劉郎中再揖而謝之

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
果至兵部尚書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
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
可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
曰先朝李孜省可爲監戒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
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
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勑之類也陛下所行當
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
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

常規萬一匪人冒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

此甚非所以為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

之

楊承芳公爲浙江憲長時有倉官數輩以虧糧監併

歲久觜子女未即完公憫之莫喻其故適送月俸

外餘五斗他衙亦然始悟前倉官虧糧之故公白

常俸食之不能盡其職尚有天殃數外食之是食

其子女也於心安乎欲奏聞衆懼因捐俸設法補

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轉選

楊廷和久入閣漫無所建白人易之　武皇南巡天

下淊淊倖臣竊國柄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久嘗不負良意已而 武皇崩于豹房安危俄頃禁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啓 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

安貴榮者靄翠之孫也奢香死靄翠之弟安旬立子孫遂以安爲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卽聽調從征非徼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噍類者諸羅亦獷悍耴官軍嘗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𧷤衫疊塞耳貴榮多智略善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

司叅政猶怏怏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
功事下督府勘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譴
謫龍場驛丞貴榮甚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貴榮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
偶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
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
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
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
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于一時或五六年或八
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

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
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
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
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法禮無故而加諸忠良之
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
而郡縣之其謂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
驛可改也宣尉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始甚有害
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
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縷舉以要
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爲使君爲

叅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尉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　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恭檄從事于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難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害利言撥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既而驛竟不減宋

氏部羅阿賈阿札等叛又貽貴榮書曰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或出妬婦之口然賈阿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氊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支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

山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又三月餘矣使君稱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于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絶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逐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巳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巳嘗聞之否使君使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

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絶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民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麟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　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战其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絶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令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乗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

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始漁人之計蕭墻之
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
口息多端之議彌方興之變絶難測之禍補旣往
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
思之

王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栗聽命而
守仁頗益韜晦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
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
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
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

人言蘇受須納萬金丐命蘇受大悔恚言督府誑
我且倉卒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巳守仁有
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
大驚達旦不寐使人言蘇受毋信讒言我必不殺
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將必陳兵衛守仁
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
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巳又許之蘇受入軍門
兵衛充斥郡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
免甲而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
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構祸荼毒兩省巳踰二年

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責
方艤杌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
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
使克之患且不守況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都深
山絕谷猺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為流
誰為編戶非惟自撤 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
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 獨註誤觸法
雖未伏誅闖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
降田州為州治官其子邦相為判官以順夷情分
設土巡檢以盧蘇等為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

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
林富爲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爲總兵
上皆嘉納從之守仁既罷田州之役遂移兵率
盧蘇等攻八寨賊破之復上言盛稱蘇受等功伐
陽明先生既平宸濠即稱疾欲堅臥不出聞 武宗
南巡已至淮揚羣姦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
口將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淸固止之會奉 旨
兼撫江西遂從湖口還張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
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視續章綸等望風附會肆
爲飛語時論不平先生既還南昌北軍肆坐慢罵

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
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
北軍朱泰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
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甚必停
車問故厚與之櫬嗟歎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
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亾酹酒者
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先生與忠等
語不稍狎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與先生較射
于教塲中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
每一中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嘖嘖忠泰大懼曰我

軍師皆附王都堂耶遂班師

席書遂寧人志宏敞好學有沉慮讀書恒自出巳識不勦襲陳說　世廟入繼大統考　孝宗公奮然不平且疏乞正之大禮成轉禮尚書時兩家聚訟氣激黨成公雖堅豈禮懺要之不失和平務存國體不欲因此以傷國家元氣以故黨似如讐獨不甚恙公也

浙之山陰海濱多水患築塘備之凡督工者多虚惟新令楊行中潞河通州人溫言勸民民德之相慶為之謠曰築塘苦築塘苦海上沙為塘上土頻年

一修築勞民戸丁夫力疲督工怒饑寒無力勝捶楚頗有新臨楊父母溫言勸民民安堵築塘成民忘怨來歲風濤免海患用民之力得民心功不在民恩在縣

白沙陳公甫訪定山莊孔易莊攜舟送之中有一士人素滑稽肆談褻昵甚無忌憚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

一富人兢直涉世多致怨一庵與之語曰我知汝心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一分乃得平理

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九十爲平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舍一百一十爲平如此則人皆親附得其九以入吾用之之資棄其一以定吾得之之地有其地而得順聯其情而入安況既以貨財雄長一鄉亦當以貨財覆庇一鄉此則其交以道又其接不可不以禮假之顏色溫我話言體其甘苦這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爲也其人悅而不憚果數

〇以事累

陳邦佐以妻不協于母欲議出謀于唐一庵答曰大孝愛母亦愛妻後世人情喜怒無常豈以一失母

心便成大處他日毋追悔時汝悔何及此時只[illegible]
委曲調停不至爲他日作懟纔是良策未幾婦姑
果相協邦佐早世其妻寡而貧堅守其節
湖州有白包巾之變妖人馬道師煽衆騙財無他志
有司捕之急適民兵三月不給糧乃相構而亂唐
樞馳入府請速追原捕差因諭安亂者幷散補民
兵應得糧已而議報諸司申檄樞力勸緩抑其辭
將有欲窮詰之者樞白當事者曰衆逞其情而陰
德歸損於公公則愚矣又自承勘者曰一字干命
舉筆神知乃以前後事由徧白諸司曰寧失大不經

古聖人良法於是全活甚衆
嘉靖間戶侍王暐言句容有朱家巷者　皇祖故鄉
墳址具在請表揚崔銑獨持不可曰與王之基失
實爲罔事竟寢萬曆初又有言之者張居正曰此
事在　聖祖時已屬茫昧夫以　聖祖之永孝豈遽
忘其先世殆必有不得于心者耳今去二百餘年
復何所憑而修復之且此事不在疑似之閒如以
爲眞則非有司少牢之禮所能享之又豈可以社
屬待之如其非眞則此纍纍荒塚祀之何爲故嘗
以我　聖祖之不冒世族不深求先世窈冥之迹

不諱言身世艱窘之狀皆神智達觀度越前代帝王遠甚今日之事似只傳疑可也

耿天台曾言張江陵爲翰林時奉差往某處夜宿某驛次日起程離驛已二十餘里望見驛官馳馬大呼及至問何故稱驛中不見鋪陳一付想是汝手下人拿了特來討此江陵乃盡解行裝令看無有也驛官云昨夜只有汝等定須還我坐守不去江陵乃開匣予銀二兩其人乃受之而去及還驛而鋪陳仍在乃復追還之江陵既歸爲余言殊歡然謂予處甚當也

湖廣巡按朱謹吾欲為江陵作三詔亭江陵辭之曰吾平生學在師心不蘄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于慮即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況欲侈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世所稱賢相然其聲施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不谷雖不德然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為不朽者固自有在亦豈必建亭而後傳乎且盛衰榮悴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於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一接官亭耳烏覩所謂三詔者

乎

張太岳答梁鳴泉曰膠萊新河始即測知其難成然以其意出于高玄翁未敢遽行阻閣故借胡掌科一勘蓋以胡固玄翁所親信又其人有識見不隨衆以爲是非且躬履其地又非臆料遥度者取信尤易也昨觀胡掌科揭呈明白洞切玄翁亦慨然請停不必阻之而自罷以是知執事向者之言雖極痛切未免豫發其機也區區今處天下事大率類此而胡掌科之勘議詳明玄翁之心無意必皆足以爲後來處事之法

陸五台爲吏部逢朝覲之年考核羣吏忽有一縣官堂下大呼言曰五台老矣曷不退休罔自固寵久塞賢路五台不怒亦不獎第曰好好少年人亦不可無此氣節其人自覺色沮五台竟寘之平等不問及五台掛冠人以浮躁抑前縣而五台不聞也

三吳庠士甚悍每與守令抗恬不爲異松江守許公性甚介惡其溷公庭也偶有犯者使左右負而朴之尋直指徐公視學命諸生講書郡縣咸集有一生升堂口拈齊之以刑一章講未直指朴士事語侵許公敢爲譏刺不休講畢徐公呼詰之曰汝之

嘵嘵於講末非體也郡縣豈有朴士者乎許公在傍正色答曰有之知府曾朴士所朴係班下某人以干法受笞非今講生也講生對尊者前面斥府官子弟之義謂何於法不可恕候遂旌旌一併以法黴徐公去許公呼講生至責之曰爾何得無禮於其上蒲鞭十擧之諸生蹴躇不敢譁

范希陽爲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王都院作勢以來跪拜俱在堦下蓬外風雨不問希陽欲復舊制乃於陳都院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希陽且進且顧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蓬内

行禮各官俱隨而前舊制遂復希陽退至門外與
衆官作禮爲别更不言及前事而散忍辱居士曰
使希陽於聚門將見時與衆叅議諸人固有和之
者亦必有中沮而稱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
前者如何肯俱隨而前俱隨而前者見希陽之前
而已不覺也又使希陽於出門後慶此禮之得復
諸人必有議其自誇者更有媒孽於各上司者即
撫院聞之有不快者如何竟復而上人不知不知
者希陽行之於卒然而後人又循之爲舊例也嗟
乎事雖小也吾固知其人爲彊毅有識者哉

城下菴令順德有人毆其母幾碎首其父訴之官

已久死矣後父更時時求泣曰死所宜也恨我此

子尚無孫乞哀之介菴曰汝媳巳嫁否對曰以吾

見尚在未也曰第去我知之是後令其父歸家獨令

其妻朝夕饋食稱有小病亦令其左右事之踰年

而斯人遂有子

粤中庚子秋試顧侍御毆王方伯於至公堂方伯趨

出侍御逐之弗及自仆于地衆扶之起二公許奏

回藉聽勘後李侍御至與兩司語首及之忿然作

色曰頃予都門見劉少參云曾在塲中未見前院

毆王方伯皆莫應蔡忿質獨曰若劉少叅果有此言則今春入考察亦不爲枉李意大沮

樊升之曰孝介兒曰中倫中慮人我兼濟嗚呼天下孰有如是之兼得者乎思之惟王文正處李繼遷之請李德裕處魏博田弘之亂其庶幾矣李鄴侯處置屯田及長安四夷館客何其曲而當委而中也至今讀其書令人悅諸心研諸慮欣喜而不能已焉昔夫子取閔子曰言必有中喜其中倫也退仲由曰有父兄在使之中慮也是以諸葛公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

孜孜然下問不倦其言曰遑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嗟嗟使人處事皆若此又何患不中乎昔桓溫伐蜀諸葛小史猶存時年一百七十歲矣溫問曰諸葛有何過人史對曰亦未見過人處溫便有自矜之色史良久曰但自諸葛公以後更未見有妥當如諸葛公者溫乃慚服是知妥當人所難也諸葛公如此而止矣

於斯立校刊